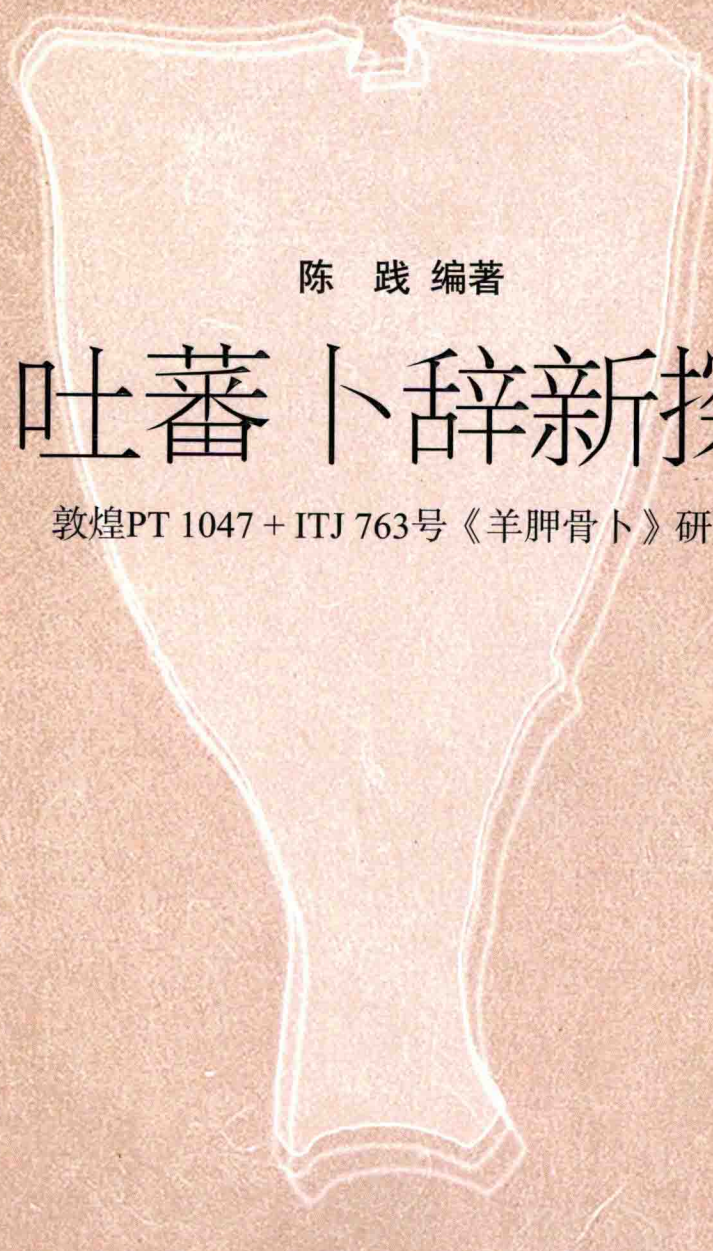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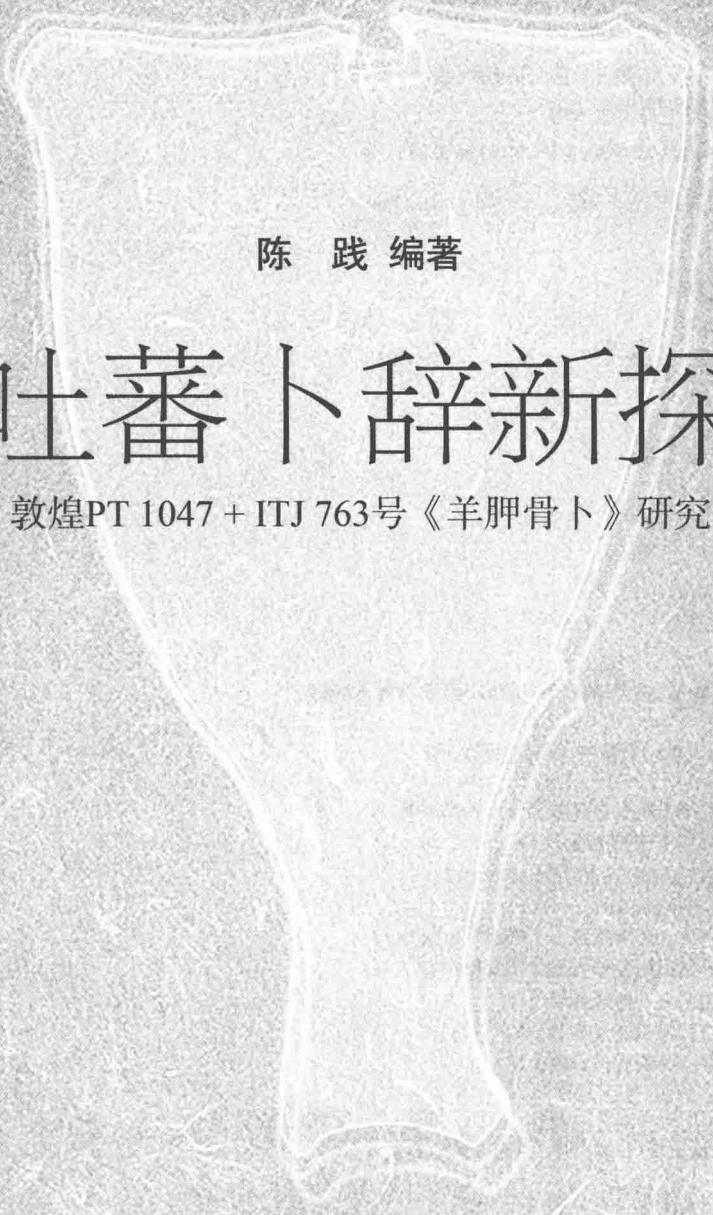


陈 践 编著

吐蕃卜辞新探

敦煌PT 1047 + ITJ 763号《羊胛骨卜》研究

 上海遠東出版社



陈 践 编著

吐蕃卜辞新探

敦煌PT 1047 + ITJ 763号《羊胛骨卜》研究

 上海远东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吐蕃卜辞新探: 敦煌 PT1047+ITJ763 号《羊腓骨卜》研究/陈践编著. —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14
ISBN 978-7-5476-0823-4

I. ①吐… II. ①陈… III. ①吐蕃—占卜—研究
IV. ①K289②B99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22691 号



吐蕃卜辞新探: 敦煌 PT1047+ITJ763 号《羊腓骨卜》研究
陈 践 编著
责任编辑/徐忠良 装帧设计/张晶灵

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远东出版社
地址: 中国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
邮编: 200235

网址: www.ydbook.com

发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上海远东出版社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制版: 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昆山亭林印刷责任有限公司
装订: 昆山亭林印刷责任有限公司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16.25 插页: 1 字数: 234 千字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76-0823-4/G·593
定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62347733)
如发生质量问题,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零售、邮购电话: 021-62347733-8538

CONTENT

目录

序 言（王尧） 1

自 叙：我与古藏文文献研究 11

解 题 47

藏文录文 63

拉丁转写 89

汉文译文 129

文本释读 153

附记一 177

第108—109行间朱笔部分补译

附记二 179

对麦克唐纳相应观点的几条评注

词 汇 183

附录一 199

敦煌藏文占卜文书概说

A Survey of the Divinations in Tibetan Dunhuang Manuscripts

附录二 233

陈践论著简目

图 版 237

序 言

王尧

陈践教授的这本新著即将出版了，我听到后很高兴。我们合作多年，从1952年开始就是前后级同学，后来又在中央民族学院（现称中央民族大学）共事。中经多少周折、多少运动、多少往事，始终没有离开专业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她从学生时代开始，就以突出的成绩赢得于道泉教授的信任和夸奖。后又不失所望，跨入吐蕃文献特别是敦煌藏文写卷的翻译和研究领域，获得同行的称赞。这一切的一切，绝非偶然。在我60多年的藏学人生中，长期与她合作共事，得到她的不少帮助，应该表示感谢！同时也为她的成功，表示衷心的祝贺！如今写下一段经历，藉此表彰一位成功的藏学工作者的艰辛劳动和心路历程。我想在这里，还是要重申于道泉教授谆谆告诫我们的两句话：

“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这是我们从事民族工作的目的。”

1951年春天，我由南京大学选送来京，经教育部派遣，来到正在筹建中的中央民族学院。到了1953年夏天，从贡噶山上下来回到北京，算是大学毕业了。留在学校工作，分配到语文系藏语教研室当一名助教，协助藏族教师阿旺顿珠先生开展藏语班（拉萨方言）的教学工作。当时，正是全国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取得胜利，各行各业欣欣向荣、齐心协力，力求做好本职工作、支援全国的大好形势。分到拉萨藏语班的十几名青年，是刚刚通过半年政治学习的新学员。其中有好几位，还是闹过“入学风波”的学员。

1952年的夏季高考统一招生中，有相当一部分考生报考了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他们希望录取后能够学习东方各国语言，将来作为专家到印度、印度尼西亚、泰国、缅甸等国从事外事工作，前途一片大好。但没想到，由于新建立的中央民族学院的民族语文专业招生不足，而当时民族工作的开展又迫在眉睫，国家商定将北大东语系本年的新生转到民院民语系。这按道理是可行的，因为民族语文与东方语文差

不多是一个门类，而且民族语文是东方语文里很值得研究的语种，二者都属于语言专业的范畴。可是，此事在学生中却引起不小的波澜。北大校园中嵯峨瑰丽的校舍、图书馆中琳琅满架的藏书，以及许多著名的大师、教授，这些都是新成立的名不见经传的民院所不能相比的。这样一来，学员中就有人坚持要回北大东语系学习，在校园里发生不小的风波。院方花了不小的力气来做工作，反复强调民族工作的重要性。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甚至由团员带头来表决心，立志全心全意学习民族语文，把自己的青春贡献给民族事业。

这样，经过大半年的动员和开导，再分专业、班级。根据藏语方言差异较大的实际情况，分作拉萨方言、安多方言两个班。院方希望学员们速成入藏，尽快投身民族工作。在教研室的汇报会上，我就知道了几位同学的大名。陈践同志就是被一再提到的“坚定学习藏语”的一位。她是来自杭州的姑娘，毕业于“杭州高级中学”的优秀生。对于藏语学习，她从起步阶段就具备一种一心一意的投入精神。她平实又诚恳地说：“要学嘛，就要学好。有了语言这个工具，就可以深入藏区，为和平解放西藏做点贡献。”于道

泉教授是教研室主任，他说：“像这样的同学要好好鼓励、引导，大有希望！”我也因此对她有了很好的印象，想到她将来会是我们在藏语文工作中的战友。

接着，陈践同志在藏语实习中又取得了突出成绩。安多藏语实习，以甘肃夏河（拉卜楞）作为中心点。教师龙智博是安多人，对拉卜楞很有感情。他率领全班同学到藏区去，首先是与当地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三个月。考验这批青年学子能否遵守自己的诺言，首先要看他们能否过这一关。藏区人民生活是清苦的，吃住条件完全不同于汉地。吃的是腥膻的牛羊肉，以及糌粑粉、圆根菜。住在老乡家里，同榻而卧，甚至生了虱子。可是，这艰苦的生活却锻炼了学员们的毅力。为了学习坚持三个月，也赢得了老乡们的赞誉。在汇报会上，陈践同志一再受到表扬。尤其是国家民委领导到夏河考察，也对她的表现十分佩服，认为这是值得提倡的新风气。消息传到学校，于道泉教授感慨地说：“真正置身庄岳，才能事半功倍！”

在后来举行的毕业考试中，陈践同志以流畅的安多藏语口语回答了关于藏区农牧业生产的几个术语，非常准确、巧妙。若不是她平时注意留心，这些问题

是不易回答出来的。此次考试，主考是于道泉、马学良二位教授。当场，于道泉教授就说：“很好！就留下她吧！”于是，陈践同志在老师们的一致认可下留校，从事藏语教研工作。这样，我们就成了同事了。她被分配在方言教研室，承担安多方言资料的搜集和解读，工作十分有趣。

接着，中宣部下达了编写《藏族文学史》的任务。教研室的几位同志，分头下到藏区搜集资料，可谓齐头并进。从文献到口头，均要广事搜罗。当时，还有中国科学院（社科学部）的几位同志前来协助工作。我们又与他们混编成几个小组，再次深入藏区进行文学调查。这一个个的调查，从生活到历史文化，加深了我们对藏族社会的全面了解，进一步加强了我们的藏语文能力。可以说，我们都是在工作中，在与藏族人民的共同生活中，增长了阅历，丰富了知识，扩大了眼界。由此，大家对西藏的热爱之情愈发强烈，对现实的苦难充满了同情，对为藏族人民服务的热忱更加坚定。

可是，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政策越来越“左”。我们都像一叶孤舟，在不间断的运动中漂流。尤其难忘的是，1964年开展“四清”运动，上面

布置学习前十条和后十条。学院闻风而动，组成了“四清”工作团，全队人马浩浩荡荡，开到四川省阿坝州马尔康县。当时，我们真不知道来干什么。对于生产队、大队乃至公社各级领导的“四不清”问题，实在是“看不清、吃不透、说不好”。但是，还得根据上面布置的标准来发动群众、开展工作。我们只能依葫芦画瓢，一天一天混日子。但是，作为藏语的古老方言，马尔康的嘉戎语实在是难得的语料。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做点资料搜集。可巧，陈践同志也有同感。她对嘉戎语产生了很浓厚的学习兴趣，这可是当时工作团里不允许干的“私活”。比如，我们了解到嘉戎语里的数词、常用动词、基本词等方面，都能反映出其属于藏语古代某一方言的特质，其中有很多惊人的对应规律。

我们被分配在岷江两岸不同的合作社里工作，住在藏族同胞家中，难得有机会交流这方面的感受。而且，常被领导斥为“还是‘业务挂帅’的思想在作怪”。所以，只能趁着每个月的几次集中传达指示的带有小“整风”意味的集会，大家聚在一起，交流语言上的“发现”。一次，我从组长口中得知，陈践同志背水踩着木梯上楼，连人带桶摔了下来，心里十分同

情。趁着工作队承担白湾区政府的任务，我搭着牛皮船过江去看她，算是同事之间的一点关怀。不过几天，临到工作团到白湾区政府集中学习并传达文件，我又坐牛皮船到江对岸帮她搬铺盖，以便她来区上开会，过河又是一次冒险。不过，我们得以有机会交流彼此对于嘉戎语的理解。我那篇以个案来探讨藏语几大方言演变及其关系的论文《藏语mig（目）字古读考》，即使用了在这段时期搜集的嘉戎语资料。就此，也曾与陈践同志有过几次讨论，得到她的支持。这篇论文，曾得到于道泉教授的赞赏，他说：“文章就应该这么写！”

从马尔康回京后，我们并没能回到科研、教学工作岗位。紧接着又被派到西藏去参加另一次“四清”运动，名义上叫“三教”（社会主义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阶级教育）运动。我们被分配到山南地区工作团，下到乃东县去，住到藏族老乡家中。其实还是搞“三同”，对这一套我们都熟悉了。这次机会难得，我住在乃东县的曲岱俄村，着意访求古代碑铭和古代文献。陈践同志则被分配到管乃村，相去几十里路。当我听说管乃村存有关于碑铭或文献的信息时，就按捺不住了，便赶去请她帮忙搜求。在我辑录、译注

《吐蕃金石录》的过程中，这是一段十分难忘的经历。尽管在那种困难时期，我们仍然念念不忘业务研究。也可以说，作为普通知识分子，我们当时仍然一心想着为国家、民族做点有用的事，免得浪费宝贵的青春而无所依傍。

可是，事与愿违。当我们从“四清”、“三教”战线返回时，北京却是十分肃杀的气氛，紧张压抑的空气令人窒息。举国批判“三家村”、《海瑞罢官》，直到宣布彭真、刘仁倒台，“文化大革命”汹涌而至。我当然被批判为“十恶不赦”的罪人，最大的罪状是对西藏古代文献孜孜不倦地颂扬和赞美，以致毒害青年，作为牛鬼蛇神被关进牛棚挨批挨斗。牛棚中还有于道泉、吴文藻、潘光旦、费孝通等前辈在座，自觉十分赧颜。“文革”后期，“天气”逐渐转暖。特别是邓公出山后，人们充满了希望。此时，西北大学派遣藏族学生来京学习古藏文文献，我以待罪之身出面招收。机会难得，我便开始着手整理和研究吐蕃碑铭、敦煌藏文文书以及吐蕃简牍。

当时，我就想到约请陈践同志参加这项工作。她有扎实的安多方言基础，这对古藏文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极其有利。而在此时，她也正在寻求能在业务上

发挥作用的机会，于是欣然同意。由于她的加盟，工作进展颇为顺利。我动手刻印《吐蕃金石录》，油印若干作为教材。又请闻宥先生题写书名，他的题签苍劲而古朴。此书后经改定，交付文物出版社出版。《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的解读和翻译，则颇得陈践同志的襄助。有时，还请格桑居冕先生帮忙，解读某些关涉民俗、器物的古代语词。在我们长期合作的基础上，此书交付民族出版社出版。首印3000册很快售罄，足见当时学界对于此书的渴求。此后，我们又合作解读搜集到的吐蕃简牍400余枚，题为《吐蕃简牍综录》，她全文誊写了藏文清稿，也交文物出版社出版。这样一来，“吐蕃三书”全部出齐，终于了却了我们在学术上的一大心愿。

记得我在国外讲学时，曾听石泰安教授提及，他对PT 1083号写本还不明其整体奥义。后来，收到陈践同志寄来的《PT 1083号〈礼仪问答〉译释》，感到这是一篇反映吐蕃时期伦理道德的重要文献。这篇文献可谓又长又难，她确实花了不少心血。我则将其与战国时期的《楚辞》相比较而加以修订，再附注释，完成初稿。此文发表之后，颇受学界关

注。此事虽小，但也是我与陈践同志的多项合作成果的一个缩影。

兹将一些学术往事简略追忆如上，作为对我们合作研究的因缘与成果的一份纪念。聊以为序！

2013年11月13日

自 叙

我与古藏文文献研究

我于1952年毕业于浙江省立杭州高级中学，考入北京大学东方语言系。后因院系调整，中央民族学院刚刚成立，缺少生源，便把我们这批新生调到民院。我被分到少数民族语文系，学习安多藏语。

1954—1955年，我去甘肃夏河实习一年。其中有4个多月，住在一户贫农老两口家，实行“三同”：与房东同吃糌粑、豌豆糊糊，同住一个小炕，同做一些日常劳动。再加一同：同长虱子。我到达的第一个晚上，在炕桌上点蜡烛看书。阿爸脱下他的老羊皮袄捉虱子，还关心地对我说：“索南吉（bSod nams skyid，我的藏名），捉虱子！”我说：“我没虱子。”他一本正经地说：“鬼才没有虱子”（Shig med na 'dre red /）。过了两天，我的毛衣上也有虱子

了。因此，我也在灯下捉虱子。阿爸认真地说：“怎么样，鬼才没有虱子吧！”要知道，他的老羊皮藏袍，白天是衣，晚上是被，分秒不离身，也没有衬，贴身而穿，若不长虱子倒成另类了。他去夏河县城赶集时，回来总怀揣一个小发面饼给我吃，自己舍不得吃。我们的晚饭，是有一点山羊油脂的面片，一人一碗，没有添的，我觉得是七成饱。不过，阿妈会在我睡前，盛一小碗酸奶给我吃，他们自己是没有的。老俩口虽然贫穷，但对我的真情令我感动。临走前，我去集上买了白土布，做了两件藏式衬衣送给他们以表心意，而这也是他们唯一的衬衣。

我们实习期间，十四世达赖喇嘛和十世班禅喇嘛由国家民委主任刘格平和副主任刘春分别陪同，先后来到夏河拉卜楞寺讲经。我们作为工作组成员，奉命帮助维持秩序。讲经的时候，虔诚的藏族农牧民，用哈达包上钱币（当时还有银元）往前投掷。白色的哈达，此起彼伏地抛撒不停。据说，两位活佛离开夏河时，供养的钱币多得要用卡车运送。领导让我们全班去拜见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我们每个人都献了哈达，两位活佛也都回送挂在我们脖子上。刘春的夫人听说一个杭州姑娘，下乡实习“三同”，长了虱子，专

门单独召见我、鼓励我，送给我两个苹果和一把班禅喇嘛加持过的大米。我没舍得吃苹果，带回去给了阿爸、阿妈。二老也舍不得吃，最后把哈达、大米、苹果一齐供奉在佛龕前。这成了勒周（Slas drug）村的新闻，二老觉得很幸福。有时候，幸福就这么单纯。实习的任务除了“改造思想”，主要是提高藏语口语会话能力、收集民歌和民间故事。当时，整个小村只有我一个汉人，开口必说藏语。这段生活，对我日后解读古藏文文献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我们的藏文老师换过好几位，先是马久（Macig）老师、鸟吾甲（sNying bo rgyal）老师，后是龙智博（lHun grub）老师，周季文是辅导老师。龙智博老师教学认真，爱说笑话。周季文尽职尽责，爱挑刺儿。他是王尧的同班同学，是一位用功做学问的人。看看他与谢后芳的专著《敦煌吐蕃汉藏对音字汇》（曾获中国藏学珠峰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就知道他是有功底和才能的人。王尧班上，现仍从事学术研究的，还有胡坦、罗秉芬、黄布凡、周季文、谢后芳、赵康、李秉铨等人。

1956年，我毕业后留校任教，适逢中央下令，对全国少数民族语言进行调查。我被分到青海省语言调